

我们是正义的吗？我们主持过正义吗？

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？

# 心 胜

II

灵魂与血性 关乎命运

《苦难辉煌》作者 忧心之作 振聋发聩

金一南★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金一南★著

灵魂与血性 关乎命运

# 心胜

## II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胜.2/金一南著.-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6.3  
ISBN 978-7-5354-8655-4

I. ①心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2144号

## 心胜2

金一南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陈曦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助理编辑 | 杨翠翠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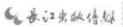
媒体运营 | 刘冲 刘峥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710毫米 × 1000毫米 1/16

印张 | 14.25

版次 | 2016年03月第1版

印次 | 2016年0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180千字

定价 | 39.8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## 目 录

### 灵魂与血性 / 001

正是中国革命的这种“野蛮”，把鲁迅描写的“阿Q精神”、毛泽东讽刺的“贾桂习性”一扫而光，使这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。

### 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/ 039

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？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？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？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，更是切肤的警醒。

### 等待填满的容器与需要点燃的火炬 / 071

我们是正义的吗？我们主持过正义吗？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？我们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？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，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？

## 不是为了赢得赞誉，而是为了赢得战争 / 083

变革就是扬弃，就是创新，就是“消灭自己”。军事变革同样如此。谁又愿意消灭自己呢？但不变革不创新，就会被他人消灭。

##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，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/ 095

军人绝不是为了让自己肩膀上将星闪烁去光宗耀祖，军人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对国家和人民做出交代，这个交代就是通过夺取胜利报效人民、报效祖国。军人生来为战胜。

## 最为勇敢，最为忠诚 / 101

唯有高扬布满弹洞的旗帜，使战火硝烟成为对自己的精神洗礼，才能让生死较量中磨砺的价值观迸发出耀眼异彩。

## 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向哪里去？ / 105

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，太多挫折，太多失败，最缺乏的就是胜利。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，精神永远苦涩萎靡。一定要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他们通过胜利，给中华民族肌体注入了全新的激情、尊严与血性。

## 那个时候的人，那个时候的党 / 119

在青年人是一种追寻和发现，在中年人是一种激荡与重温。大家又看到了一批不为官、不为钱、不怕苦、不怕死，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的人。

## 不会再现的传奇 / 127

他们那一代人，本为赤脚农民。若无那场狂飙突进的革命，一辈子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这场革命正是通过改变这些人的命运，进而改变了整个中国。

## 唯有真人能自觉 / 133

中国革命最大的幸运，就是拥有一大批极富历史自觉的领导者。当队伍丢了魂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队伍之魂。

## 战略文化：国家与民族的生命力之源 / 165

为什么人类四大文明起源中的印度文明消亡了，巴比伦文明消亡了，埃及文明消亡了，中华文明还依旧存在？文明中所渗透的战略文化要素，被证明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生命力之源。

### 生命的本色——写给父亲 / 179

父亲那一代人用全部生命演绎了一个群体的品格：一种在极致状态下诞生的极致品格，类似石墨在高温高压之中变成金刚石一般，令后人难以企及，无法复制。

### 阶级叛逆者——写给母亲 / 189

人生是什么？幸福是什么？追求是什么？向往是什么？得到了什么？又丢掉了什么？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完全弄清楚。

### 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——写给自己 / 197

幸福是财富，苦难亦是。比它们更珍贵的，则是领悟。我们这代人生活得如此认真，尽管属于我们的春天满地泥泞。

## 灵魂与血性

正是中国革命的这种“野蛮”，把鲁迅描写的“阿Q精神”、毛泽东讽刺的“贾桂习性”一扫而光，使这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。



“有灵魂，有本事，有血性，有品德”——这是2014年10月底，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“四有”，给人至深印象。这“四有”，既不是新的标语口号，也不是相互独立的板块，而是一个有机整体。其中那些一以贯之的内涵，需要好好把握和领悟。而其重中之重，应是灵魂与血性。

## 精神乃真正的刀锋

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说：“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，一是为政治而生存，二是靠政治而生存。前者是以政治目标为追求的政治家；后者则是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。”

不妨把他的的话借用过来。以军事为业的军人也一样，有些人为了军事而生活，有些人靠军事而生活。前者是真正的军人，后者只是军队的食客——当兵不过是一个饭碗，从军不过千百种职业中的一种选择，并非毕生的追求。

马克斯·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三种禀赋：一是对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献身热忱；二是使命感与实现使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；三是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洞察能力。

仍然以此类比，真正的军人应是什么样？你真的具有献身热忱吗？真的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吗？真军人与假军人的区别不仅是部队里是否有你的编制，而是你的灵魂是否驻留在军营。

美国军事史上的“西点三巨头”之一，丹尼斯·马汉（Dennis Hart Mahan），于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，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28岁成为军事工程学及战争艺术教授。鉴于他在西点军校的杰出贡献，被评为终身教授。

再“终身”，也有退休的一天，但他不愿退休。1871年9月，西点军校监察委员会对年近70岁的丹尼斯·马汉实施强制性退休。在他这个年纪，早就功成名就，早该颐养天年了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丹尼斯·马汉扑向一艘航行在哈德逊河的轮船推进器，以自杀结束了生命。他认为，离开这所军校，离开军事教学，生活便毫无意义，生命也毫无意义。

这是一位真正的军人。历史学家阿伦·米利特（Allan R. Millett）和彼得·马斯洛斯基（Peter Maslowski）在《美国军事史》中评价丹尼斯·马汉：“在他执教的四十多年生涯中，他对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。”

丹尼斯·马汉被人们称为“老马汉”，因为他有一个更加出名的儿子阿尔弗雷德·马汉（Alfred Thayer Mahan）——“小马汉”。小马汉后来成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官，也是著名的《海权论》的创立者。老马汉的生命消失在哈德逊河，小马汉的理论使美国从地区走向世界。

美国的强大从哪里来？没有几代军人的无条件献身，仅靠物质和装备，是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强大堆砌出来的。

西方有这么一句话：

有一流的军队之前，先有一流的教官。

有一流的教官之前，先有一流的人格。

老马汉、小马汉尽管没有机遇在战场上立下军功，却培养出众多威名远扬的军中将领——潘兴、麦克·阿瑟、巴顿、史迪威、布莱德雷、艾森豪威尔等，都是他们的学生。

这就是一支军队从灵魂里锻造出来的强大基础。

我们的军队也不乏这样的例子。

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王三欣，战争年代是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，战争结束后进入军校，成为获得一等奖的优秀学员，后来又走上讲台，成为享誉全军的优秀教研人员。

他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，呕心沥血，勤奋耕耘，一直到最后倒在了讲台上。他的夫人回忆：“他在医院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，有时陷入幻觉，口齿已经不清楚了，还在断断续续说：‘张家港……演习……拿地图来……拿笔来……要红的。’他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，家事一句没谈。”

这位被誉为“战争史活字典”的军人，在弥留之际所惦念的，仍然是教学。他的女儿回忆：“爸爸突然辞世，什么也没留下，只留下了大堆的讲义和文稿。妈妈痴痴地厮守着这些故纸，仿佛在期待着什么。”

让我们看看他夫人厮守的这些“故纸”——王三欣的文稿和讲义：

- 《如何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歼灭战》
- 《学习军委战略方针的初步体会》
- 《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》
- 《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经验教训初探》
- 《学习“如何研究战争”问题的几点体会》
- 《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》
- 《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进攻的几个问题》
- 《学习我军革命战史，加深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》
- 《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动用与发挥》
- 《关于战争诸因素的关系》

.....

那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、军队需要忍耐、学子纷纷海外定居、军人纷纷下海做生意的和平发展年代。人们都在关心自己的待遇，都在设计自己的前程，王三欣却仍在研究战争、关注战争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》《战略学教程》等由他撰写或经他修订的教材数不胜数。

1987年2月，这部“战争史活字典”在北京西郊红山口静静地合上了。

他有没有更精彩的个人梦想？有的。这个梦想既不是升官，也不是发财，而是他年轻时心底的愿望：“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”，“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”。对除恶的担当，对正义的追求，对平等的向往，我军传统和作风对他的培育，是那一代军人灵魂与血性的本源。

在中国革命的熔炉中，有些人被炼成一堆炉渣，忠心耿耿的王三欣，则被炼成了沉甸甸的重金属。他生前特别喜欢克劳塞维茨（Carl Von Clausewitz，德国军事理论家、军事历史学家）这句话：“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，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，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。”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他给我们留下了真正锋利的精神之刃。

如同小马汉创立《海权论》与其父老马汉关系极大一样，说到王三欣，必须说到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蔡铁根。当年王三欣在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就读战史研究生时，蔡铁根是战史教授会的主任。老师的知识融入了学生的头脑，老师的人格也融入了学生的血脉。

1958年“反教条主义”时，蔡铁根致信中央：

“军队建设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，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。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，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，战争有权改变一切。”

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忱，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，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。”

他为此付出重大代价：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开除党籍军籍；行政九级降为十五级，调离部队；“文革”时期又被定为“反革命”，判处死刑；20世纪80年代初最终平反。

军事学院老院长萧克将军说，每当想到蔡铁根的时候，不易安静下来。他专门赋诗一首：“铁根之根坚如铁，宁为玉碎不折节。坚持真理不服诬，铁根之根真如铁！”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蔡铁根当年所讲的“军队训练教育的唯一标准，

就是是否适应于未来战争的需要，战争有权改变一切”，今天读来仍是掷地有声。

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也是蔡铁根的学生，他说自己直到退休那天，也没有休过一个假期；虽然工作和成果不是那么辉煌，但是每当想起老师蔡铁根，就只能竭尽全力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队伍在不断变化，但军人的灵魂与血脉，代代传承，比具体的学术成果影响更加深远。

## 人性与血性：拒绝无尊严保命哲学

血性不是后天的品格，而是先天的禀赋。生命伊始，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。人性代表人类最基本的需求：生存、温饱、尊严。这三个要素无不包含血性的支撑。

当原始人在森林里寻食求生的时候，没有血性，就只有饿死、冻死。尊严更要靠血性支撑。如果只有温饱没有尊严，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？还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吗？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，没有血性的人性，不是完整的人性，容易滑入放弃担当、仰人鼻息、逆来顺受的奴性。

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：“有些汉奸如汪精卫，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，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。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，而且是真正的英雄。反过来看，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，坚决不投降，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，这些人不值得效法。”还说：“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，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。”“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，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。”

他讲的还是人性吗？还有生命的尊严吗？这种一丁点儿血性都没有的人，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，在今天的社会大行其道，以活着为第一要务，不行就屈服、就投降。他还说：“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，不能胡来。投降了还胡来，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，你就得吃亏。”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？

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，第一路军总司令，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，有希望吗？一点儿希望都没有。但他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“败局已定，就应投降”，而是继续抵抗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
杨靖宇一米八几，身高腿长。东北的隆冬，雪很深，日本人形容杨靖宇像个大鸵鸟，在雪地上蹦一蹦几下就没影了。日本人个矮腿短，雪深没膝，怎么跑也追不上他，于是就特别佩服他，甚至把他神化了。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，不是日本人，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。

第一个叛徒：程斌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，杨靖宇最信任的人。1938年率部投敌，组成程斌挺进队。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中。那些密营里有粮食，有柴火，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。程斌带领“讨伐队”将密营全部捣毁，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。

第二个叛徒：张秀峰，军部警卫排排长，父母双亡的孤儿，被杨靖宇抚养成人。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、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。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，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。此人2月叛变，杨靖宇3月份牺牲。

第三个叛徒：张奚若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，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，开枪射杀了杨靖宇。

第四个叛徒：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，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。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，棉鞋也跑丢一只，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，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，再买双棉鞋，给你们钱，不要告诉日本人。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，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：杨靖宇在山上。

程斌、张秀峰、张奚若、赵廷喜，哪一个不是中国人？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、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。按照那位著名教授所言，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“没有错”，都是“真正的英雄”，程斌、张秀峰、张奚若、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？既然“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，投降是正确的选择”，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“英雄”行列。这种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将产生怎样的误导和毒化？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“弗

里德曼奖”(为致敬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·弗里德曼而设立,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“个人自由”的重要人士)!

有一段赵廷喜与杨靖宇的对话。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,脸上、手上、脚上都是冻疮,赵廷喜说:“我看还是投降吧,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。”赵廷喜哪里知道,岂止不杀,如果杨靖宇投降,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,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。

只剩单枪匹马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,对赵廷喜说:“老乡,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,还有中国吗?”

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。冰天雪地之中,四面合围之下,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,极大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人性。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,就因为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,在最黑暗、最困难、最无助、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,仍然在用他们的灵魂,用他们的血性,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。什么叫人性?什么叫完整的人性?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。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,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!

前面所说那位教授所讲的话,居然还有人喝彩。面对反对之声,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,要求保护“言论自由”。难道只有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,就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?

一段时间以来,这种无原则、无条件、无界限的“人性”,成为一批人的旗帜,也确实取得了一些“成果”。例如汶川地震中的“范跑跑”,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。一些电视台还以“思想解放”为由组织正方、反方,在节目中激烈争辩。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来说,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?

毫无疑问,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,但你是教师啊,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,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?你撒腿就跑,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,在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?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“人性”表现,那么这

种“人性”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？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，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：“四万万中国人，一盘散沙而已！”

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，昆明发生暴恐案。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，最终31人死亡，141人受伤，其中40人重伤。有多少暴徒？最初传说是“十几个黑衣人”，后来说是8个，最后证实是5个，其中还有1个女的，被捕后发现怀孕在身，只能判她无期徒刑。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，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，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。

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，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？暴行发生后，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、保命举措，教人“不能激怒歹徒”“见黑衣者躲避”，还有人教说维语“朋友，住手，自己人”。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？有二百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拼，马上被拦住，“谁都不许开门，谁开门砸死谁！”

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、祈福逝者，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，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。你可以“人性”不离口，但如果失去血性，你的人性能保全吗？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，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？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，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，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“跑反”、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“百人斩”局面未来不会重现？

建构主义鼻祖、美国人亚历山大·温特（Alexander Wendt）说：“一个国家在生存、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，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，那就是集体自尊。”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，就是发展，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，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。为什么有些人“提起筷子吃肉、放下筷子骂娘”？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：虽然我吃饱了，有车有房了，但钓鱼岛被占了，南海被占了，海外侨民被欺侮了，伤害了民族自尊，所以不满意，要骂人。这就是亚历山大·温特



说的“集体自尊”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，宁愿人来犯我，不可我先犯人。“以和为贵”，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。明哲保身，忍气吞声，忍辱负重。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，什么都可以不顾。人的尊严、社会价值、是非曲直、真理道义，都在忍、隐、退的灌输下，变得无足轻重。活着就是第一要务；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；至于什么“尊严”，有没有无所谓；什么“正义”，能不能实现要现实。

与此相应的，“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”“识义务者为俊杰”“活麻雀比死老鹰强”等等，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。今天看，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，彰显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。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，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。

## 理性与血性：从精神上站立起来

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，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，有血性就失去理性。其实，坚实的理性从来都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：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，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、顺从与屈服。

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，是一种什么样的“理性”。

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长，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。他说：“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，排队的时候，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，你又打不过他，怎么办？不如少说些话，让他加进去呢！”

你看他多么理性。打不过壮汉，索性让他挤进来，吵吵嚷嚷有什么用。普通人说说这种“认怂”的话也就算了，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，不说是政策制定者，起码是政策提出者，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儿血性的“理性”，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，也可想而知。